



中国现当代著名作家文库

袁 鷹

YUAN YING

代表作

中国现当代著名作家文库

袁 鹰 代 表 作

蒋元明 编



黄河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 李允

中国现当代著名作家文库

袁鹰代表作

黄河文艺出版社出版

(郑州市经五路16号)

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850 × 1168毫米32开本 9.75 印张223 千字

1987年12月第1版 1987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200 册

I S B N 7—5400—0027—9 / I · 26

统一书号：10385·76 定价：2.90元

凡 例

一、《中国现当代著名作家文库》是由南开大学中文系组织编选的一套多卷本的大型文学丛书，以作家分卷，囊括“五四”运动以来一百多位著名作家的代表作。

二、本丛书包括中、短篇小说、戏剧、诗歌、散文等文学作品，文艺理论文章均不入选。

三、选录的作品既兼顾思想性和艺术性，也着眼于其历史作用，力求表现出作家的创作道路、艺术风格，同时也反映出现代文学发展的轨迹和不同流派、不同风格的历史概貌。

四、选录作品一般以通行的版本为底本，注明该作品最初发表的时间和刊物，与原版本内容出入较大的，在注释中说明。

五、选录作品的编排，先按体裁分类，同类体裁的作品再按发表时间先后排列。

六、每卷除正文外，有前言和注释。《前言》对作家的生平思想和创作成就等作综合的评述，注释力求简明扼要。为使读者查阅方便，书末另附作家主要作品目录。

《中国现当代著名作家文库》编委会成员

主 编 李何林

编 委 (以姓氏笔划为序)

刘家鸣 李何林 张学正

张学植 张菊香 郝世峰

崔宝衡 曾广灿 蔺羨璧

前 言

与袁鹰同志共事，确切的说，做他的部下和助手，今年是整整30年了！如果要我写一写从他那里得到的帮助和教益，我或者可以写一大篇，但现在是要写一个文学作品代表作的前言，就未免我踌躇，因为我实在是散文和诗的外行，很难谈出中肯的意见。

就职业范围来讲，我们是新闻工作者，在编辑岗位、稿件、校样堆中，袁鹰同志送走的时间要比我多得多。在他的经历中，虽也当过教师，但更多的时间是从事新闻工作。他是在解放前的1946年就开始做报纸的编辑了，解放后又曾在上海《解放日报》任编辑、记者，1952年调《人民日报》文艺组与文艺副刊部，工作至今。这就是说，他已有了近40年的做新闻工作的历史，虽然编发的大部分是各种文艺稿件，但毕竟带有新闻的特点，有时政策性、宣传性的思维，要强于艺术的思维，为版面赶任务，填空白，是常有的事。今年他刚刚过了花甲之年，已出版散文集10种，诗集与儿童文学作品12种，早已是全国知名的散文家、诗人和儿童文学作家，但在我们的心目中，他又是一个出色的新闻工作者，编辑任务中的多面手。至少在我和他共事的30年中，就不知道有多少篇报纸的文艺社论、评论员文章以及短评，是出自他的手笔，有时也写通讯报道，而且只要报纸需要，他是什么形式都可以赶

任务的快手。每每这个时候，我们的编辑同志就想到了“老田”，忘记了是去年的元旦还是国庆节，《大地》需要一篇所谓热气腾腾的杂文，手头上缺少够格的，杂文组的同志一时又赶不出，于是，大家异口同声地说：“让老田赶一篇吧！”因为我们知道，他不会拒绝，而且质量有保证。就这样，两小时后，这块空有“天窗”的版面付排了。至于我们的每一块文艺版，从内容、文字的修改，到版面的美观，字号的搭配得当，也是他每天的日常工作。其熟练的程度，至今为我们所不及。

这一切，似乎都是题外话，都与《袁鹰代表作》这本题无关，我之所以想到这些，是30年来繁忙沉重的编务之余，作者还能在文学园地里是如此辛勤的耕耘，累累的果实，这决非一个没有真诚的战士责任感的人所能收获到的！而喜读他作品的多数读者和孩子们，大概也不会想到，他那些优美的诗篇和富有独特风格的诗一样的散文，都是业余的劳作呵！

散文的上乘之作，当然是有赖于作者的思想感情与完善的艺术形式的结合，特别是当代散文的佳构，更是离不开对生活的真挚饱满的热情。如作者在为《绿窗集》（姜德明著）写的序言中所说：“更重要的还在于作家自己是否和如何从生活这绿色的窗口中获得营养，吸取源泉，否则，一切都是徒然。”我以为，这也是作者的创作经验谈。我们读他的作品，无论是描写解放前苦难生活的，还是反映社会主义沸腾建设的，或是抒写十年动乱后痛定思痛的感受的，都会深切地感到，作者是如何善于从那绿色窗口中满腔热情地发现生活，激起想象。

我有幸两次和作者同行，一次是1961年秋季结伴去新疆；一次是1982年一起到淮安参加《西游记》学术讨论会。前者是塞外行，后者是回乡曲。那次塞外行，虽已过去二十几年，却给我留

下了极深的印象。记得那时的铁路似还没有修到乌鲁木齐。西出阳关，浩瀚的戈壁滩，寸草不生，恍如一千多年前的唐诗里的境界出现在眼前，令人生畏，使人寂寞。到达新疆的第一站吐鲁蕃，虽时已中秋，却仍燥热难耐。我们曾经游览了火焰山，访问过菓子沟；坎儿井的传说，红玛瑙似的西瓜，翡翠色的哈密瓜，及色泽不同的葡萄，奇迹般的丰盛的果宴，我们都曾一起感受，一起分享。水⁶，对戈壁滩上居住的人们，当然是万分需要的；路，在这辽阔的边疆，也自有其特殊形成的历史。但如果作者与人民缺乏真挚热烈的感情联系，他就不会有那样独到的观察和思考，也不会从茫茫戈壁以及这“干燥的季节、干燥的世界”中，生发出“水”与“路”那样有意义的题目。收在本集中的《戈壁水长流》和《天山路》，用作者所要求于散文创作的，可称得起是“用心灵中的清泉去浇灌和孕育，又用自己的笔墨再为生活增添一抹绿意。”

对于散文，我同意这样的意见：“散文之所以独立于小说，是因为它不依赖故事和情节”，而散文之所以感人，却因为它渗透着内在的诗意。作者既是散文家又是诗人，他的《篝火燃烧的时候》早在50年代，就已是脍炙人口的获奖佳作了。十年动乱过后，作者确是很少写诗，但是，《悲欢》等散文却有着诗的境界的创造，就是《戈壁水长流》、《天山路》，作为同行者，它们也升华了我亲眼所见、亲身所历的美的感受，只不过作者的散文是以生活与感情的韵律进入了诗的意境的。此外，我还以为，中国古典诗词的深厚的素养，似也在作者的创作中起着特殊的“引发”作用，给他的散文的艺术境界的创造，增添着诗意盎然的情趣。

作者在他的自选集“代序”《散文求索小记》中列举了古今散文大家名作多篇之后，说：“我比较喜爱这种触景生情，情景

交融，寓人生真理于水光山色之中，寓哲学蕴味于诗意氛围之内的散文，胜于那些单纯绘景状物的旅游文章；我比较喜爱这种理在云寸、思隔山河、情思隽永、含意深远的随笔，胜于那些虚泛的感喟和人云亦云、味同嚼蜡的空论。”有所见而必有所为，作者的这些“喜爱”，也正构成了他所特有的创作风格，我们从这本代表作中将不难找到它们的最佳篇章。

散文的天地广阔之极，作家的视野也该是十分广阔的。上下五千年，纵横十万里，宇宙之大，世事之繁，尘土之微……只要在所见、所历中有所感、有所动，就值得注目凝睇、驰骋文思，纳入笔端。我想，这本代表作正是展现了这广阔天地的实践成果，是毋庸我来多做赘言的了！

李希凡

1985年8月20日于北京

目 录

前 言	李希凡 (1)
-----------	-----------

散 文

市井纪事	(3)
灯的故事	(16)
望春草	(22)
狗	(28)
西安二题	(31)
青山翠竹	(37)
戈壁水长流	(41)
青春路	(51)
天山路	(58)
望京石	(64)
筏子	(66)
小站	(68)
荆条蜜	(71)
七里山塘	(73)
虎丘人	(79)

深深的怀念	(83)
十月长安街	(93)
飞	(100)
悲欢	(115)
不灭的诗魂	(123)
万春亭	(142)
哭李季	(144)
送赵丹远行	(154)
青山白铁之间	(165)
烟雨富春江	(174)
望江山随笔(四题)	(178)
枫叶如丹	(188)
燕台何处	(190)
我爱皖南(四题)	(194)
金缕鞋	(207)
天涯芳草	(211)
橄榄哨	(220)
板门店走笔	(229)
莱茵河畔的拙政园主	(234)
柏林烟尘录	(240)
岚山花雪	(252)
悉尼红灯区的夜晚和清晨	(258)
A · B · C	(263)

儿童诗

时光老人的礼物	(273)
和太阳比赛早起	(276)
篝火燃烧的时候	(278)
在美国，有一个孩子被杀死了	(282)
什么花红红开满山？	(290)
彩色的幻想	(292)
袁鹰主要作品目录	(296)

散 文

市井纪事*

一、市 井

两年前，我从一个热闹的场所搬到这条里弄来。

这是上海西区一条普普通通的里弄。原先属于“越界筑路”地段，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所谓“越界筑路”，便自然而然地消失了。但它那畸形的繁华，同过去似乎并无什么不同。

刚搬来时，还有一点不习惯。住久了，渐渐地感觉到它的可爱。如果有谁要叫我再搬家的话，我也要考虑考虑。而且，事实上，大约也不会再搬了。

这地方，说它热闹，也不怎么热闹，它甚至没有电车驶过。马路上也难得看见汽车，如果有，那大半是附近米店上户口米、户口面时的大卡车。

然而说它冷静却又不见得。整日价熙熙攘攘，不知道从哪儿来的走不完的行人，也不知道到哪儿去。就说弄堂口那个大饼摊子吧，从早到晚总是生意兴隆，那个天津婆子一会忙切大饼，一

* 原载1944年第1期《鼙》（上海出版），收入《袁鹰散文选》（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5月第一版）。

会忙切葱，一半伸在人行道上的桌子上的烧饼、枣饼、大饼，一会儿就卖得精光。

从那桌子旁边挨进挨出不断的人群，进来的，出去的，有时候还不留心踩脏了对面皮匠师傅的新上好的鞋子，于是那个麻子就瞪一瞪眼，嘴上飞着白沫：“眼睛有哦？”

这样的弄堂当然不算高等的，也许连中等的都说不上。如果向里走进几步，就能看见横弄堂的转角处，墙上靠阳沟处满是一大摊一大摊黄黄的污渍，那上面常常被用粉笔画着一个很大的乌龟，还歪七歪八地写上“禁止小便”“诸君自尊”等等的大字，不知是谁家孩子偷了老师剩下的粉笔头，在这里制成了他底得意杰作。

除了乌龟以外，墙上也被写着“王学宝小五车”“冯阿毛死了”之类的大字，仿佛开展览会似的到处都可以找到。

在这些直一条横一条的“支弄堂”里，从清晨到深夜，整天流动着各种不同的人物：轰隆轰隆的倒马桶的，送牛奶的（这弄堂里自然也有些吃牛奶的人家），送报的，提着饭盒子上工厂的，跳跳蹦蹦的孩子，女工，娘姨，师母，蓬着头发拖着鞋子去买豆腐浆的嫂嫂，被停了生意的开车的，专门站东站的西的女人们，推着大车子的卖针线杂货的，卖金花菜芥辣菜的，算命的，修洋伞的，烂污钞票换橄榄的，卖面包的……

说不完，数不清，当然还有许许多多。

你也许要说，这种地方曾有一个确切的名称，叫“市井”。

是的，一点儿不错，是“市井”。

你也许又要问：“为什么要搬到这儿来呢？”

为什么要搬？这可连自己也不知道，也许只是由于房租便宜，于是，一住就住了两年。

可是这两年来，这“市井”一角给我的印象并不坏，我常感觉到一切都是熟悉的，亲切的，虽然老是那么的嘈杂，那么的熙熙攘攘。

早先，我也曾住过静静的弄堂，那可真静，有如北京那些深长的胡同，简直就没有一些声音。夜里回家的时候，风吹树叶的响声，常使人心惊肉跳。路灯可以一直照到墙角里，没有一个人影。如有人走过，老远就可以听见慢慢响起来的皮鞋声……

可是，我不大喜欢那些。而且不知怎的，总有一种陌生感，甚至，有时还有一种恐惧感。

但在这里，是不会叫人害怕的，单看那来来往往的人流，不用提就够多热闹，弄堂外的马路上，行人并不算怎么多，可是就设法知道这弄堂里头怎么会有这许多人。

从早到晚，生活就像泥河一样地滚，一分一秒地不停息。

当然，也并非一天到晚都是如此的，譬如中午一两点钟的时候，就会冷静一些。那时，人们也就会听到叮当……叮当……叮当……叮当……叮当……叮……

二、算命先生

叮当……叮当……叮当……叮……

从前门到后门，从这一条横弄堂到那一条横弄堂，每天，每月，盲者的岁月就在这单调的声音里溜走了。

他走来走去，很少有人请他停下来，虽然他自己很想在每一家门口多停留一些时候。这年头，正如人们说的，饭吃不饱，衣穿不暖，是注定的，明摆着的，何必要请人来算命或者问什么吉凶呢。